

◀ (上接4版)

所以,他一开始学的是德文,后来转到医学校,是1877年毕业于的医学部第一届药学生,随后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三年后回到医学部任教。他还曾在1900年到台湾考察药业。他的铜像是1913年所立,与缪勒像凶悍的表情相比,脸上有一种近乎农民的质朴和明亮。

而在附属医院前并立的两尊塑像,一个是佐藤三吉(1857—1941),一个是青山胤通(1859—1917),他们也出生于江户末期,佐藤生在大垣(岐阜县大垣)的藩士家庭,1872年进入大学南校,1883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887年回东大教外科学,担任过附属医院的院长和医学部部长。青山胤通算是佐藤同乡,出生在苗木藩(岐阜县中津川市苗木城)的藩士家庭,1882年毕业于东大医学部,与佐藤同年到柏林大学留学,学习内科、病理学,又与佐藤同年回到东大医学部。他还是明治天皇的御医,是传染病研究所的创建人。1894年香港发生导致二千多人死亡的鼠疫时,他曾经和病毒学家北里柴三郎一同到港,在做病理解剖的时候,不幸感染,命悬一线。他还同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家森鸥外(1862—1922)是很好的朋友。其实森鸥外也是东大医学部1881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做了陆军军医,只是他文学家的名声太大,盖过了他医生的身份。

说起来,东大医学部毕业而成为著名作家的,不只有森鸥外一人,在医学与健康博物馆里,我看到他们列出的名单中,就还有斋藤茂吉、木下杢太郎、水野秋樱子、加藤周一、安部公房和加贺乙彦。原来科学界也并不都那么无视文学的存在,这些诗人、小说家也是医学部的骄傲。而这也让我想到,当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进入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时,那时在日本,学医科而跨界文学并且在文学领域取得不凡成绩的,已经不乏其人。也许是因为文学和医学有相通之处,文学关注的是人,医学关注的也是人,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好的医生,都不仅仅有救病治人的技术手段,还有同文学家一样的悲天悯人的气质以及洞悉人心的眼光。当然,森鸥外的文学修养与他从小在岛根县的家乡藩校学习经历有关,而他之所以少年学医,也和他家世代为津和野藩的医生有关。东大的图书馆里

有一个鸥外文库,里面有他的一些藏书,从藏书中大概可以了解他的读书范围以及兴趣所在,其中竟有那么多的中国历代诗文集,让我很是吃惊。鲁迅自然是熟悉森鸥外的,他和周作人后来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就收入了森鸥外的作品,并且引述日本评论家的话,称其创作是“透明的智的产物”、态度中没有“热”,这不也恰好像是我们读鲁迅文字时的感受?鲁迅在回忆他的医学老师的《藤野先生》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世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里提到的“上野”,就在东大医学部隔壁。

在医学部2号馆的后面,还有从事生化研究的隈川宗雄(1858—1918)雕像。隈川也是江户末年出生的人,1883年从东大医学部毕业,比佐藤和青山晚一年,也是去了柏林大学留学,1890年回到东大担任医学部讲师,后来当过医学部部长。与佐藤、青山的半身铜像一样,隈川像也是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脸上有着严谨的学者表情,不过又透出一种昂扬之气,使人遥想那一代日本维新人士的高远的怀抱。这几位来自江户诸藩的青年才俊,昔日的武士后代或者医学世家子弟,在时代转变的大潮中,正是凭着他们在传统中获得的学识修养和超乎常人的勇气,乘风破浪,率先接受新技术、新学问、新思想、新制度,成为东大现代医学的奠基人,那一份执着、坚毅,到现在都令人感动。

特别在二月初的东京,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感染人数逐日增加,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能置身事外,前所未有的,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在医院和医护人员,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因为此时此刻,谁也拿不出他们那样的本领!我照旧每天经过这些雕像,也是每天都在祈祷医学的进步、医生的力量能够帮我们渡过难关,而这时候,我也更加体会到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命运,不是靠传统办法就可以拯救,现代社会还必须要相信现代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人文理念、社会管理。我想东大医学部走过了一百六十年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让它给很多人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令社会稳定的存在,我祝愿天下人都能充分感受到这种存在,并且由此得到更美满的生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波斯笔记》的成书

李铁匠

历史文化的论述非常客观。

上篇《历史—地理》分成两部分。前五章为古波斯历史、地理。他明确地把古波斯历史分为居鲁士一世与大流士一世两段。对于古波斯初期巴尔迪亚的真伪,大流士一世是否属于阿契美尼德家族这些争论较大的问题,他提出历史研究应当遵循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强调疑罪从无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

随后谈到古波斯的王都,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苏萨、巴比伦和厄克巴坦纳的建筑情况。由于作者多次到过上述地区,拍了许多高质量的宫廷遗址照片,使我们对古波斯宫廷建筑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关于波斯行省数量和疆域,本书不但利用了希罗多德记载、波斯王室铭文,而且利用了波斯波利斯宫廷《职贡图》和薛西斯一世陵《贡使图》石刻,这是过去讨论行省数量时没有的。

接下来的五章论述波斯帝国的大一统,如文字、法律、货币与税收、度量衡、宗教,并与中国秦汉时期进行了比较。古波斯统一文字,实际上是多体共存。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才能通过对比,释读出古代文字,如依靠著名的《贝西斯敦铭文》释读出阿卡德和埃兰楔形文字。同样,古波斯法律、度量衡,也是各地有各地统一的标准。至于宗教,可以说直到萨珊王朝结束,波斯也不存在统一的宗教。所以,波斯的大一统,实际上允许各地保留自己本地原有的特点,而不是全国一刀切。

下篇《考古—艺术》也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记述波斯王宫、王陵、石刻、釉砖画、金银器和艺术品中的动物形象。

波斯王宫有五个遗址,每个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巴比伦王宫,有一幅宫廷遗址图,这是欧美很多古波斯著作没有的;苏萨王宫,有苏萨宫遗址图和许多照片;埃克巴坦纳王宫,有遗址图和哈马丹出土文物介绍;帕萨尔加德有遗址图。作者认为帕萨尔加德的建筑具有疏朗、开放和朴素三大特点。全书重点波斯波利斯王宫,是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建立的新王宫,历经几代国王努力,成为古代世界最宏伟壮丽的建筑。本书对波斯波利斯王宫的介绍,远超西方有关著作。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由于作者本人前往伊朗之前就做了充分准备,学术考察队伍之中配备了专业摄影人员。所以,书中所有照片比之前西方著作的照片更加清晰。

波斯王陵共九陵。作者认为居鲁士二世系王陵为吕底亚式,大

流士一系为米底崖墓式。每个王陵都有介绍和照片。波斯石刻,讨论了帕萨尔加德石刻、贝西斯敦石刻、苏萨石刻、波斯波利斯石刻。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国外学术界最近研究成果,把波斯波利斯过去误认为是大流士一世的《觐见图石刻》更正为薛西斯的石刻,并且指出波斯石刻既受亚述影响,又影响到萨珊。波斯釉砖画主要介绍了苏萨官廷釉砖画,包括《双翼人像日环和斯芬克斯》《禁军图》和各种瑞兽,指出它们模仿了巴比伦釉砖画。

波斯艺术品中的动物形象,既有想象中的动物,又有写实的动物。想象中的动物有拉马苏、斯芬克斯、格里芬、狮怪、牛怪等,主要见于宫廷建筑装饰图案,体现波斯王权的强大;写实动物有马、驴、牛、羊、骆驼、狮子、长颈鹿,主要见于波斯波利斯宫廷建筑装饰图案,表示各国进攻的实物。书中对拉马苏、斯芬克斯和格里芬石刻作了严格的区分,使人对各种想象中的动物有了明确的认识。最后提到波斯艺术品动物形象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如欧美很多国家以鹰、狮为国徽,双翼日盘成为国际航空的标志,用石刻狮子或格里芬守门。

后半部分则是作者在德国、美国、法国和伊朗的访问日记与开头提到的伊朗访古记。其中介绍了作者在上述国家参观的博物馆,会见的学者和专家,并附有参观所见文物照片。如德国帕加马博物馆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和巡游大道,如果不是作者介绍,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以为伊什塔尔门和巡游大道是在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看了此书才知道它们早已经出国了。在美国,作者访问美国研究伊朗的中心——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6次之多,又参观了其他博物馆,拍摄了许多照片。然后是参观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的波斯文物。

对于本书的评价,首先我觉得本书是中国学者写的一部非常具有原创性、创造性的著作。它比笔者从前所见西方学者的伊朗历史文化书籍更精彩,值得一读。其次笔者觉得,波斯帝国的大一统与秦汉的大一统还是很不一样的。在进行比较的时候,需要更谨慎一点。

(作者为北京大学伊朗研究所兼职教授)

